

核上 $A(\pi, \eta)X$ 单举反应*

陈林 姜焕清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39)

1993年10月28日收到

摘要

利用 $N^*(1535)$ 共振道模型, 在 DWBA 框架下分析计算了核上 $A(\pi, \eta)X$ 单举产生反应, 具体给出了 $^{12}C(\pi, \eta)X$ 单举反应的双重微分截面, 得到与实验符合较好的结果, 给出了 η -N 之间是相互吸引作用的结论。计算还发现对于 η 产生过程, 泡利原理的限制是不明显的。

关键词 $A(\pi, \eta)X$ 单举反应, η -核相互作用, 双重微分截面。

1 引言

自从在 LAMPF 上进行 (π, η) 反应的建议提出以来^[1,2], η -核相互作用的研究一直是中能物理中最引人注意的问题之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想通过对于 η -核相互作用特点的研究, 统一认识赝标介子与原子核的相互作用。已知, η 介子、 π 介子和 K 介子属于同一个 $SU(3)$ 八重态, 但从夸克模型来讲, 它们的夸克结构又是不同的, 通过比较这些介子与核的作用, 可以得到它们的结构的知识。 π 介子与核作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K -核作用也进行了相当多的实验及理论研究。相比之下, 人们对 η -核的相互作用了解相当缺乏, 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可供作实验的 η 介子的束流。基于夸克模型, 人们预言了 η -N 相互作用的某些性质^[3]。考虑 $N^*(1440)$, $N^*(1520)$ 和 $N^*(1535)$ 共振, R. S. Rhalerao 和 L. C. Liu^[4] 预言了 η -N 相互作用的特点, 并定性地分析了 η -核形成束缚态的可能性, 但是, 他们用符合 πN 散射相移来确定 ηNN^* 的耦合常数, 这给耦合常数的确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基本粒子表^[5]可以看出, 在 $\sqrt{s} < 1600$ MeV, ηN 与 $N^*(1535)$ 具有很强的耦合, 而与其它共振态的耦合极弱。因此, 姜焕清, E. Oset 和 L. C. Liu^[6] 建议了 η -N 相互作用的 $N^*(1535)$ 共振模型。基于这个模型, 他们考虑了 $N^*(1535)$ 在核物质中自能的多体修正, 得到 $q = 0$ 时 η -核的相互作用势, 并由此分析了 η -核形成束缚态的可能性。

由于不存在 η 介子的束流, 有关 η -N 和 η -核相互作用的信息主要来自于 η 产生反应。利用 $N^*(1535)$ 模型, 姜焕清和王滩滩^[7] 对于 $\pi N \rightarrow \eta N$ 反应的计算提供了影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ηNN^* 耦合常数的各种可能性因素,与实验的比较表明,这个模型可以给出阈能附近 π 引起的 η 产生截面的正确趋势。由于运动学原因, π 在核上产生的阈能约为600MeV,比在核子上产生的阈能小,而在阈能附近, $\pi N \rightarrow \eta N$ 反应有较大的截面,所以,在原子核上研究 π 引起的 η 产生的反应已取得了进展。在这些产生反应中,目前主要的实验结果是 $A(\pi, \eta)X$ 单举反应^[1,2]。本文就是要推广 $N^*(1535)$ 模型来处理这类反应。

第二节给出模型公式,第三节对数值结果作一些讨论。

2 基本理论公式

考虑如下的单举反应



具有动量 \mathbf{k} 的 π 介子与原子核A发生碰撞,产生了 η 介子,实验上只观察出射 η 介子的方向和能量,而对于系统的其余部分X不予观测。实际上这是很复杂的过程。为了便于理论分析和计算,对于阈能附近的 $A(\pi, \eta)X$ 单举反应,认为其基本过程是核内 $\pi N \rightarrow \eta N$ 反应,也就是说主要是通过 π 介子与核中的某个核子作用形成 $N^*(1535)$ 共振态,随之, $N^*(1535)$ 衰变产生出 η 介子和核子。基于上述假定,在DWBA框架下利用费米气体模型对阈能附近的 $A(\pi, \eta)X$ 单举反应进行处理。

利用Bjorken-Drell约定^[3],将单举反应的双重微分截面写成

$$\frac{d\sigma}{dQ dE_\eta} = 2 \int d^3 r \int \frac{d^3 p_{N_1}}{(2\pi)^3} \cdot n(p_{N_1}) \cdot \frac{1}{|V_{rel}|} \cdot \frac{|\mathbf{p}_\eta|}{(4\pi)^2} \cdot \frac{1}{E_\pi} \cdot \frac{M_{N_1}}{E_{N_1}} \cdot \frac{M_{N_2}}{E_{N_2}} \cdot \sum \sum |T|^2 \cdot \delta(E_\pi + E_{N_1} - E_\eta - E_{N_2} - \epsilon) \cdot \theta(|\mathbf{p}_{N_2}| - k_F), \quad (2)$$

其中 N_1 和 N_2 分别指初末态核子。 \mathbf{p} 和 E 分别代表动量和能量, $E = \sqrt{\mathbf{p}^2 + m^2}$ 。 ϵ 为核子束缚能, Σ 表示对核子初态自旋求平均,末态自旋求和。

$n(p_{N_1})$ 代表初态核子在费米海以下占有数,

$$n(p_{N_1}) = \begin{cases} 1 & |\mathbf{p}_{N_1}| \leq k_F \\ 0 & |\mathbf{p}_{N_1}| > k_F \end{cases} \quad (3)$$

同样为满足泡利原理的限制,出射的末态核子需在费米海以上,有

$$\theta(|\mathbf{p}_{N_2}| - k_F) = \begin{cases} 1 & |\mathbf{p}_{N_2}| > k_F, \\ 0 & |\mathbf{p}_{N_2}| \leq k_F, \end{cases} \quad (4)$$

k_F 为核子的费米动量,在费米气体模型下,它与核物质密度 ρ 有如下关系

$$k_F^3 = 3\pi^2 \rho / 2. \quad (5)$$

在DWBA框架下, T 矩阵可以表示成

$$T^{\pi\eta}(\mathbf{p}, \mathbf{k}_\pi, \mathbf{k}_\eta) = t^{\pi\eta}(\mathbf{p}, \mathbf{k}_\pi, \mathbf{k}_\eta) + \int \frac{d^3 k'}{(2\pi)^3} t^{\pi'\eta}(\mathbf{p}, \mathbf{k}', \mathbf{k}_\eta) g(\mathbf{k}') T^{\pi\pi'}(\mathbf{k}', \mathbf{k}_\pi), \quad (6)$$

其中 \mathbf{p} , \mathbf{k}_π 和 \mathbf{k}_η 分别对应于核子, π 介子和 η 介子的动量。

式(6)中第一项代表没有扭曲的 π 介子在核内直接进行 $\pi N \rightarrow \eta N$ 反应的贡献,第二项代表入射 π 介子的初态相互作用扭曲波项。 $g(\mathbf{k}')$ 为中间 π 介子在核物质内的传播子。

对于 $t^{\pi\eta}$, 需要计算图 1 所示的费曼图, 散射振幅 $t^{\pi\eta}$ 为

$$\begin{aligned} -it^{\pi\eta} = & (-i)g_{\pi NN^*} \frac{1}{\sqrt{s} - M_{N^*} - \Sigma_{N^*}(s) + \text{Re}\Sigma_N} (-i)g_{\eta NN^*} \\ & + (-i)g_{\pi NN^*} \frac{1}{\sqrt{s} - M_{N^*} - \Sigma_{N^*}(s) + \text{Re}\Sigma_N - E_\pi(k_\pi) - E_\eta(k_\eta)} \\ & \cdot (-i)g_{\eta NN^*}, \end{aligned} \quad (7)$$

其中 Σ_{N^*} 是 $N^*(1535)$ 在核物质内的自能, $\text{Re}\Sigma_N$ 为核子在核内自能的实部, \sqrt{s} 为系统不变能量, M_{N^*} 为 N^* 的质量. 式(7)中第一项相当于图 1 中的直接项 (a), 第二项相当于交换项 (b).

$N^*(1535)$ 的自能 $\Sigma_{N^*} = \text{Re}\Sigma_{N^*} + i\text{Im}\Sigma_{N^*}$, 对于虚部 $\text{Im}\Sigma_{N^*}$ 的计算, 详细过程在文献[6]中有述, 这里简要概括一下主要步骤. 对于 N^* 在核内的自能, 除了考虑图 2 所给出的 N^* 自由时的三个衰变道贡献外, 由于核内核子多体效应, 还应考虑如图 3 所示的新衰变道的贡献. 利用标准费曼规则^[8,9]和 Cutkosky 规则^[10] ($\Sigma \rightarrow 2i\text{Im}\Sigma$, $G(p) \rightarrow 2i\theta(p^0)\text{Im}G(p)$, $D(q) \rightarrow 2i\theta(q^0)\text{Im}D(q)$, $G(p)$ 和 $D(q)$ 分别是费米子和玻色子的传播子), 可以很方便地得到自能虚部 $\text{Im}\Sigma_{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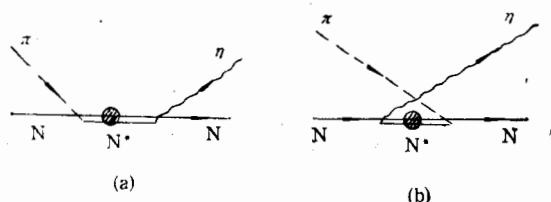


图 1 核内 $\pi N \rightarrow \eta N$ 反应的费曼图
(a) 直接项; (b) 交换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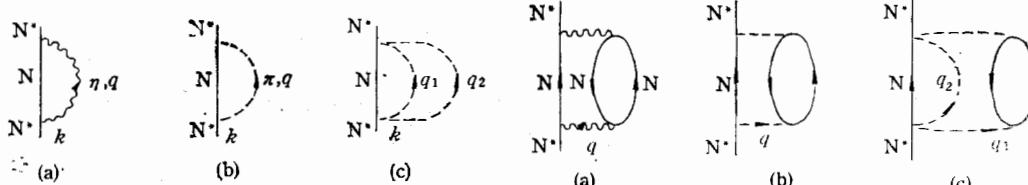


图 2 自由 N^* 的主要衰变道
(a) $N^* \rightarrow \eta N$; (b) $N^* \rightarrow \pi N$; (c) $N^* \rightarrow \pi\pi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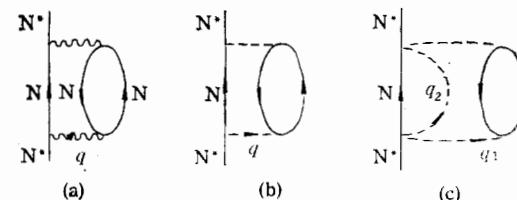


图 3 核内核子多体效应对 N^* 衰变的贡献

对于 $\text{Re}\Sigma_{N^*}$, 因为目前没有自由的 NN^* 相互作用的实验信息可以用来计算 $\text{Re}\Sigma_{N^*}$, 沿用文献[6], 假设

$$\begin{aligned} \text{Re}\Sigma_{N^*} &= (\rho/\rho_0)V_{N^*}, \\ V_{N^*} &= -50, 0, \text{ 和 } 50 \text{ MeV}, \end{aligned} \quad (8)$$

这里 ρ 为核物质密度. 同时取

$$\text{Re}\Sigma_N = (\rho/\rho_0)V_N, \quad V_N = -50 \text{ MeV}. \quad (9)$$

由于泡利原理限制, 对于 N^* 在核内衰变出的核子须在费米海以上, 所以在计算中还要计入泡利限制的影响. 核子在核物质中的传播子考虑到泡利修正可以写作

$$G^0(k, E) = \frac{1}{E - E_k + i\epsilon} + i2\pi n(k)\delta(E - E_k),$$

其中

$$n(\mathbf{k}) = \begin{cases} 1 & |\mathbf{k}| \leq k_F \\ 0 & |\mathbf{k}| > k_F, \end{cases} \quad (10)$$

k_F 为核子费米动量, 式(10)中第一项相当于核子在核内自由传播的贡献, 第二项是由于泡利限制而给出的修正。有了(10)式, 就可以得到泡利限制对图(2)和图(3)各衰变道贡献的影响。

对于初态 π -N 散射矩阵 T^{**} , 假设为如下形式^[10,11]

$$T^{**} = T^{*} F(k, k'; E), \quad (11)$$

式中 T^{*} 为壳上 π 介子散射矩阵, 因子 $F(k, k'; E)$ 表示 π 散射的离壳效应, $F(k, k'; E)$ 可以表成

$$\begin{aligned} F(k, k'; E) &= \frac{\nu(k)\nu(k')}{\nu^2(k^0)}; \\ \nu(k) &= (1 + \alpha k^2)^{-2}; \alpha = 0.224 \text{ fm}^2. \end{aligned} \quad (12)$$

壳上散射矩阵 T^{*} 可以用符合散射相移的方法得到^[12-17]。

中间 π 介子在核内的传播子 $g(k')$, 其一般表达式为^[10,12]

$$g(k') = \frac{1}{k^0 - k'^2 + W + i\epsilon}, \quad (13)$$

式中 k^0 为 π 介子的在质壳动量。W 是考虑了核物质对 π 的传播的修正而引入的, 一般取为一级光学位。由于 π 介子进入靶核内可以被核子吸收而不再残留在靶核内, 即所谓 π 介子的真吸收, 在W项中还应加入“真”吸收的影响^[10,12]。

3 计算结果和讨论

本文对 ^{12}C 作了具体的计算。计算中, 将 ^{12}C 的密度函数取作谐振子分布^[18]

$$\rho(r) = \rho_0(1 + \alpha(r/a)^2)\exp(-(r/a)^2), \quad (14)$$

其中 $\alpha = 1.067$, $a = 1.687$, $\rho_0 = 0.132 \text{ fm}^{-3}$ 。

对于 N^* , 取其质量 $M_{N^*} = 1535 \text{ MeV}$, 总宽度为 150 MeV , 对应于 πN , ηN 和 $\pi\pi N$ 各衰变道的分支比为 40%, 50% 和 10%, 这样^[6]

$$g_{\pi NN^*} = 0.664, g_{\eta NN^*} = 2.03, g_{\pi\pi NN^*} = 9.067 \text{ m}_\pi^{-1}. \quad (15)$$

在计算图 3 贡献的 N^* 自能时, 将顶角形状因子取为

$$F_i(q) = \frac{\Lambda_i^2 - m_i^2}{\Lambda_i^2 - q^2}, \quad (i = \pi, \eta),$$

其中

$$\Lambda_\eta = 1.5 \text{ GeV}, \quad \Lambda_\pi = 1.3 \text{ GeV}. \quad (16)$$

在图 4 中给出了当入射 π 介子动量为 $680 \text{ MeV}/c$ 时单举 $^{12}\text{C}(\pi, \eta)X$ 反应的双重微分截面。实验数据取自文献[1]。实验数据包括出射角 $0 \leq \theta_\eta \leq 30^\circ$ 的实验值, 因此在同一角度范围进行了平均计算。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 当取 $V_{N^*} = -50 \text{ MeV}$ 或 0 MeV 时, 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符合较好, 实验数据介于 -50 和 0 MeV 两条理论曲线之间, 这反映出 N^*-N 之间是一种相互

吸引作用, V_{N^*} 介于 -50 — 0 MeV 之间。

计算中还发现, 泡利限制对于图 2 和图 3 各衰变道提供自能的影响很小, 可以忽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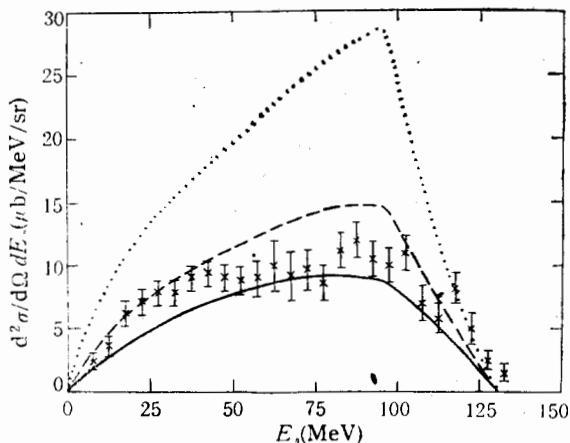


图 4 $^{12}\text{C}(\pi^+, \eta)X$ 单举双重微分截面

入射 π 介子动量 $p_\pi^{lab} = 680 \text{ MeV}/c$

——: $V_{N^*} = -50 \text{ MeV}$;
---: $V_{N^*} = 0 \text{ MeV}$;
……: $V_{N^*} = 50 \text{ MeV}$.

计。这是和 π 产生反应不同之处, 对于 π 产生反应, 泡利修正较大, 不可以忽略。这是因为 η 产生过程是一个大动量的转移过程, 传递给核子的动量较大, 因而泡利限制不明显。

由于每一次 πN 散射中, π 介子总是损失能量, 而 π 介子引起的 η 产生反应的阈能使得一次 πN 碰撞后的 π 介子有很小的可能性再产生出 η 介子, 计算发现, 对于阈能附近的 η 产生, 二次 πN 碰撞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

总之, 在 DWBA 框架下讨论了单举 (π, η) 产生反应, 计算了 $^{12}\text{C}(\pi, \eta)X$ 反应的双重微分截面, 得到了与实验符合较好的结果, 给出了 N^*-N 之间是一种相互吸引作用的结论。理论分析和实验比较表明 $N^*(1535)$ 共振道在阈能附近的 η 产生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作者感谢与西班牙 E. Oset 教授的有益讨论。

参 考 文 献

- [1] J.C. Peng et al., *Phys. Rev. Lett.*, **63**(1989)2953; J.C. Peng, Proc. Third intern. Symp. on $\pi N/NN$ Physics (Gatchina, 1989)315.
- [2] J.C. Peng, Proc. of intern. Symp. on Medium Energyphysics, Beijing (1986) 236.
- [3] S.F. Tuan, *Phys. Rev.*, **B139**(1965)1393.
- [4] R.S. Bhalero and L.C. Liu, *Phys. Rev. Lett.*, **54**(1985)865.
- [5] Particle Data Group, *Phys. Rev.*, **D45**(1992) VIII.22.
- [6] H.C. Chiang, E. Oset and L.C. Liu, *Phys. Rev.*, **C44**(1991)2.
- [7] 姜焕清、王淮滩,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 **15**(1991)715.
- [8] C. Itzykson and J.B. Zuber, *Quantum Field Theory* (McGraw-Hill, New York, 1980).
- [9] A.L. Fetter and J.D. Walecka, *Quantum Theory of Many Particle System* (McGraw-Hill, New

- York, 1971).
- [10] H.C. Chiang and M.B. Johnson, *Phys. Rev.*, **C32**(1985) 531.
 - [11] B.V. Krippa and J.T. Londregan, *Phys. Lett.*, **B286**(1992)216.
 - [12] 邹冰松, π -核双电荷交换反应,高能物理所博士论文.
 - [13] G. Rowe et al., *Phys. Rev.*, **C18**(1978)584.
 - [14] R. Koch et al., *Nucl. Phys.*, **A336**(1980)331.
 - [15] R.A. Arndt et al., *Phys. Rev.*, **D32**(1985)1085.
 - [16] E. Oset and W. Weise, *Nucl. Phys.*, **A319**(1979)477.
 - [17] K. Stricker et al., *Phys. Rev.*, **C19**(1979)292.
 - [18] C.W. de Jager et al., *Atomic Data and Nuclear Data Tables*, **14** (1974) 479.

Inclusive(π, η) Reactions on Nuclei

Chen Lin Jiang Huangqing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Beijing 100039)

Received on October 28, 1993

Abstract

By assuming that the ηN reaction is dominated by the $N^*(1535)$ resonance, the $A(\pi, \eta)X$ inclusive reaction is studied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DWBA model, and doubl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s are calculated for the $^{12}C(\pi, \eta)X$ inclusive reaction. A good agreement between our theoretical result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is achieved,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 and N is attractive. The Pauli blocking effect is not obvious for the η production process.

Key words inclusive(π, η) reaction, η -nucleus interaction, doubl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